



剑底惊蜺

白羽◎著

民國走陝水說興藏齊庫
水說興藏齊庫民國走陝
齊庫民國走陝水說興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剑底惊蜥

白羽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剑底惊蜥 / 白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74 - 5

I. ①剑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37 号

整 理: 周清霖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.25 字数: 183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奁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

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殁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苛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

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猻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歿后，也还说得上传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

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赁，每辆每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半多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其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，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辞职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

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

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而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就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

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（注：天津市社会局）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（注：晚上）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

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多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票，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（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）

叙 略

嵩阳南派剑客横波女侠杜若英十一娘，少年居孀，有夫仇未报。了因老尼以同门剑客遗孤张青禾者，交杜抚养，时年七八龄耳。杜若英怜其父母惨死，孤苦无依，乃善视之，以养以教，以义母而兼恩师。张青禾十八岁时，见诱淫朋，私以本门剑术授人，触犯门规，大为义母所呵责，淫朋亦被逐；乃百计诱张，卒有逆伦欺母之变。嵩阳剑客四十余众闻变大震，联袂使剑下山，群搜捕叛徒。而叛徒张青禾，则已畏诛避祸，逃投长沙“海砂帮”。海砂帮群雄遂与嵩阳派剑客激成血斗，然张青禾究非极恶之人，但年少无识，误为淫朋毒计所中，遂犯大戒，其后终为嵩阳派擒获，大开戒坛，共议其罪，仍有怜之者，亦有坚欲诛之者。终则取彼之血，涤贞妇之剑，而嵩阳派因此发生裂痕。

目 录

我的生平	1
叙略	1
第一章 诉叛徒侠女惊宴	1
第二章 搜逆子群雄下山	22
第三章 探巨宅人影闪烁	48
第四章 访地道忽遇妖贼	73
第五章 鬼画符乡妇求巫	97
第六章 雄娘子邪术杀人	116
第七章 三太保贪色被阉	140
第八章 玉蜻蜓决斗遭擒	164
附录：末路英雄咏叹调	叶洪生 193
整理后记	208

第一章

诉叛徒侠女惊宴

南岳衡山祝融峰第九峰上，有嵩阳派剑客南支领袖夏金峰、罗靖南两人卜筑的一座别墅，楼七楹，挹翠迎晖，名为抱璞楼。这楼每年重九，定要大会嵩阳南支同门诸支和门下弟子，结袂游山，携榼欢宴；而验艺业、考功过，也在此时举行。

照往例，一入九月，群侠便陆续来到。九月初七当晚，要设夜宴，叙旧谈欢，到九月初九，便由领袖夏金峰、罗靖南率领群英，登高野游。乘着游兴，诸同门各将本身艺业逐次演练，彼此观摩切磋；更由领袖纠正谬误，评定优劣。到九月初十，各人这才具述本身的和本门的一年来的游侠事迹。如有触犯门规的，就要趁此时当众议罚。其有发扬本门剑术、有功于嵩阳派门户昌大的，自然也要在当时奖勉一番。

这一年是第十七度宴集，在重九前两日，抱璞楼中，高悬武当派祖师洞玄真人张三丰和嵩阳南派开祖的画像，案上陈列供品，宝鼎焚香，红烛结蕊，已到黄昏时分。楼上摆着广案，设置两个主位、客位四十座。上座十三位，乃是长一辈剑客，下座二十七位，便是辈分较晚的了。双侠夏金峰、罗靖南，虽同是嵩阳南支首领，两人的年貌却不相侔。夏金峰须眉皓然，年已六十有三，身材魁梧，声若洪钟，眉棱高耸，具有寿者相；唯好道服，簪发道袍，俨然是个世外羽士。那罗靖南，年正四十四岁，瘦颊通眉，面色微黑，气度温文儒雅，好像是个书生，又像是一个幕宾。

嵩阳派老少四十二侠，此时差不多全到齐了，夏、罗二侠拈须含笑，以主人之礼，款接群英。十三位长支剑侠、二十七位晚辈剑客，漫散在抱璞楼广厅上，独有上位第九座汝南祝昌期、第十一座杜若英娘子未到。那二十七个下座，是第六、第七两座乔亮工、乔亮才昆仲，因丁母忧未到。第十九座黄绍谷的座位，也是空着，那下座第二十三位和末座第二十七位，也没有到。本年值年的长门第七侠沅江徐鹤，看了看时候，知道不早了，便对夏、罗二侠说了，请大家入座。

入座以后，沅江徐鹤对众报告道：“诸位同门，本年内因故不到场的，计有四位。长门第九位祝昌期，因有事不能分身，这一次的宴会不能赶到，已经转烦孟云祥师弟，替他告假。晚一辈的，是乔氏弟兄不幸丧母，难参盛会，这是大家全知道的，第十九位黄绍谷，却是在八月末赶到抱璞楼的；他现在有紧急公干，也难预会。”

大家闻言，往空座上看了看。值年的徐鹤接着说道：“现在只有长门第十一位杜若英娘子，和次门第二十三位肖珏，第二十七位张青禾，一共三位都是无故迟到，事先没有声言，这是往年没有的。以前同门诸人固然也有临期遇事，不克躬临的；却是当时不及赶到，到了事后再补假的，也不过偶有一两个人罢了，但从来没有这么些人。门规第五条所说的言行必信，要约必践，似此就要成为具文。我请领袖和本门执法注意今日之事。”言罢归座。

夏、罗二人沉吟道：“我们再稍候。”本门执法张伯循就言道：“上次有一两位，直到重九正日，方才赶到，当时未能明规正罚，大家就这样怠忽过去了。这一次竟有三四位误约后到，请示领袖，这不能再含糊了。”

值年和执法先后这么一说，到场众人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起来。尤其是这位杜十一娘，她距此很近，她怎么爽约不到？况且她，一向恪守门规的。那长门第五位灵修道人，向第七位妙莲庵了因老尼探问道：“师兄，杜十一娘何故未到？她不是常到宝庵

去么？”

了因老尼姑摇头：“我也不解，上次我遇着她，见她似乎快快乐不乐。问她，她也没说什么。”灵修道人点头道：“也许她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，她素来恪守规约的。”

又候过半晌，值年徐鹤道：“时候已过，请诸位先入席吧。”执法张伯循取过功过格来，用笔记上了这几个不到的人：杜十一娘、肖珏、张青禾。众人纷纷引觞，侍者摆上丰宴、美酒、鲜果，大家开怀畅饮。各诉一年来到处游侠的行踪，和江湖上的见闻，以及各派新出的能手。

酒正微酣，忽然听见外面微微一响，紧靠外面坐着的知客邹承璋、李尚桐、孙茂增、胡炳四人回首注视。只见楼门一展，捷似狸猫，扑进一个人来，当案一跪，竟自叩头道：“祖师，弟子肖珏一步迟来，特来请罪！”

叩罢，不敢起来，依然挺身俯首，跪在案前。执法张伯循厉声道：“你可晓得门规十五条么？”肖珏伏地不敢抬头，低声跪诉道：“弟子知罪，弟子只因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倏然门扇又一展，一道蓝影蹿进来，扑得灯檠闪闪摇光，众人全是一惊。

来者正是横波女侠杜十一娘。头上勒蓝绢包头，身穿二蓝绢绸短装，外罩蓝色披风，腰扎白绸带，足蹬青缎窄靴，肋挎青芒剑，蹿到屋内，当头一站。在座众侠凝眸细看，灯光下，照见杜十一娘面色铁青，眉横两道杀气，目闪两道怒焰，红唇泛白，微微颤动。嵩阳双侠夏金峰、罗靖南，以主人之礼，站起身来逊座道：“十一妹，才来？请坐！”

杜十一娘微微颌首，侧日向座中一巡，倏然一转身，双瞳注视到案前跪着的小侠肖珏和案旁的执法、值年二同门。执法张伯循道：“十一师姐，今年迟到几刻，有犯门规……”

双侠也道：“师妹迟到过久，想是有什么缘故？”

杜十一娘敛衽向众人一拜，对执法、值年打一招呼，微微一挪身，低头服罪道：“掌门二位师长，在座诸位同门，执法、值年二位师兄，今年恕我来迟，请执法师兄依法加罚。”

执法张伯循正要讯问迟到的情节，猛听这横波女侠十一娘杜若英声音微颤，陡如裂帛地叫道：“值年的同门，请把酒宴撤了……”

众人无不诧异，齐声问道：“十一娘，什么事情？”

杜若英凄然一笑，惨白的面庞，起了一层红云，猛然说道：“掌门领袖，我嵩阳南支弟子杜若英，今日请掌门师长，在祖师圣像前，焚香设祭，当众宣诵我‘嵩阳南支十八条戒律’！”

杜若英此言一出，长幼三辈剑侠登时面目变色。嵩阳双侠夏金峰、罗靖南，口虽不言，眼光注视杜十一娘，从眸里露出骇疑之色。那执法的同门张伯循更是惶惑，忙说道：“师姐，难道本派出了什么大敌？小弟身担执法，竟裁决不了么？或者是小弟执法，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么？”

十一娘看了他一眼，把头微摇，面向双侠，双蛾一蹙，固执地叫道：“掌门领袖，我弟子杜若英再申请一遍，我杜若英务请掌门领袖，在祖师圣像前，当众宣诵我们的戒条！”

夏金峰、罗靖南略略迟疑了片晌，将手一挥，大声吩咐道：“撤席！”

众侠客俱各自动神耸，纷纷站起来。此时抱璞楼中鸦雀无声，被一种紧张的空气笼罩起来。

四十二座盛宴一霎时撤去。小侠肖珏犹自跪在地上，被执法呼唤起来，对他说：“暂作悬案，容后再究。”

夏、罗双侠立刻正襟肃容，默默地从供桌上取来长方形一只楠木箱，将两道铜锁打开，然后恭恭敬敬，把一个黄绫绢裱的卷轴取出。执法张伯循急忙设案焚香，值年徐鹤急忙引群侠各依位序，排班站立。双侠将戒规卷轴供放在开祖圣像之前。值年赞礼，双侠叩祭，然后群侠依次拜过，从新分立案旁。然后，双侠夏金峰、罗靖南，这才捧过戒规，当案一站，朗然说：“请戒规人肃听宣诵。”

杜十一娘涩声应了一句：“是！弟子杜若英，敬谨倾听。”这“听”字才出口，语言已经变了声。了因老尼张皇失措地偷看杜